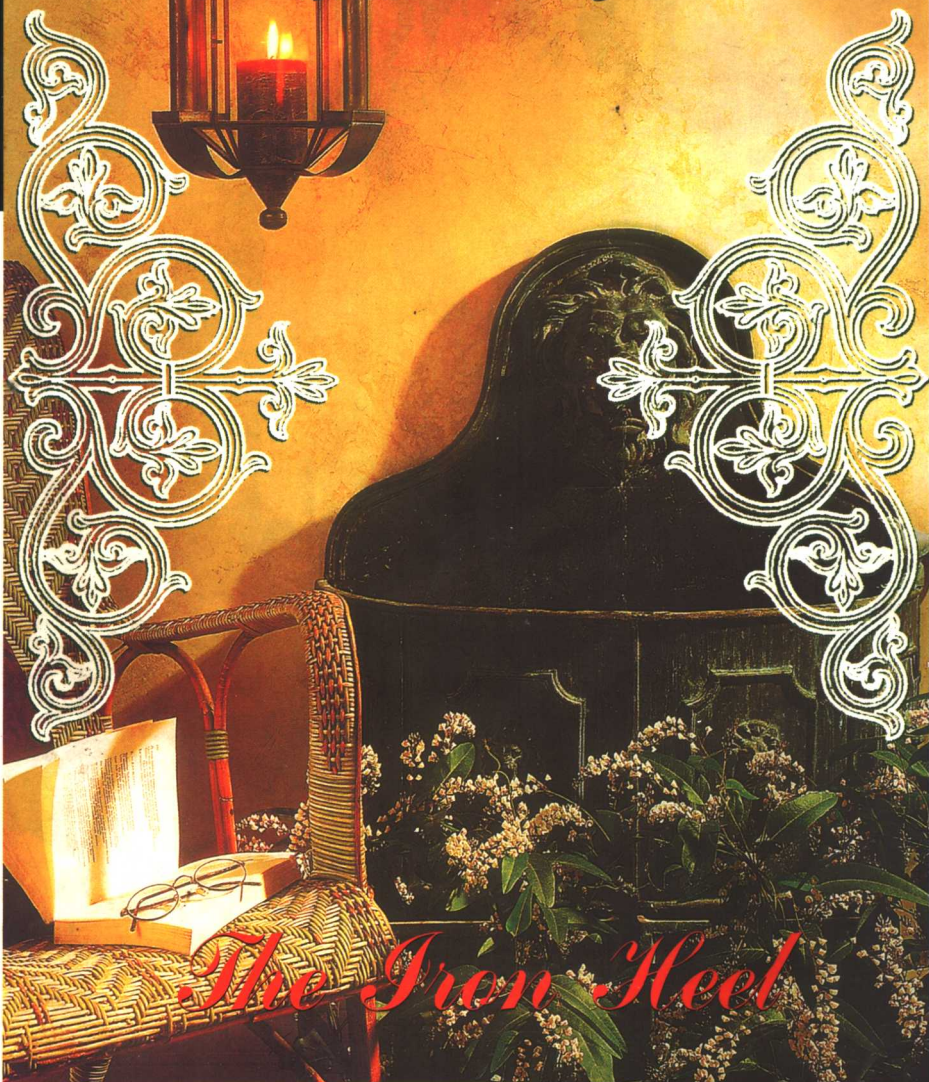


[美] 杰克·伦敦

铁蹄



The Iron Heel

北京燕山出版社

The Iron Heel The Iron Heel

The Iron Heel The Iron Heel

1

100

[美] 杰克·伦敦

铁蹄

屠国元 厉艳杰 段承贵 /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铁蹄 / (美)杰克·伦敦著;屠国元等译.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1

ISBN 7-5402-1512-7

I. 铁… II. ①杰… ②屠… III. 长篇小说-美国-近代
IV. 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4861 号

责任编辑:阙 明

铁蹄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mm 大 32 开本 7.5 印张 188 千字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9.50 元

序 言

杰克·伦敦(1876—1916)是20世纪美国一位经历很复杂的优秀作家,他的创作道路同样是异常复杂而矛盾的,他的作品也是极不平衡的,既有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文学经典,又有思想和艺术都很差的粗制滥造之作。

1876年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旧金山一个破产农民家庭的杰克·伦敦,童年在贫穷困苦中度过,很小就不得不出来谋生,养活自己。他干过很多行业,卖过报,做过工,在渔船上当过水手。在1893年的美国大恐慌中,他参加失业大军组成的抗议队伍,以流浪罪被捕入狱,罚做了几个月的苦工。出狱后,他一边拼命干活,一边刻苦学习,广泛涉猎了达尔文、斯宾塞、马克思等人的著作。后考进了加利福尼亚大学,一年后辍学。受当时阿拉斯加淘金热的影响,他加入了淘金者的行列,却因病空手而归。他淘金虽失败,却掌握了丰富的北方故事的素材,从此,他埋头写作,成为职业作家。淘金成了他早期短篇小说的题材,杰克·伦敦从1900年起连续发表的通称为“北方故事”的短篇小说使他很快成名。他的成名作都是写美国北部淘金者的生活和冒险事迹的,主人公大都粗鲁、天真,而且勇敢、富有进取心,呈现出鲜明的美国民族色彩。杰克·伦敦曾被社会主义思想吸引过,写过许多社会主义的小册子,甚至还参加了一些社会主义运动,但当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时他就离开了。

杰克·伦敦在不长的十几年创作生活中,共写了19部长篇小说,如自传体小说《马丁·伊登》、政治幻想小说《铁蹄》等;150多篇中短篇小说和大量文学报告集、散文集、论文。其中关于动物的一

组小说(《白牙》、《迈克尔》等)显得清新别致,《热爱生命》这篇小说受到了列宁的赞赏。在这些优秀作品中,读者可以感觉到勇敢和冒险的浪漫精神,可以感觉到主人公“要活下去”的强烈意志,可以感觉到大自然的气息。

但是,杰克·伦敦成名发财后,逐渐脱离社会,他的创作为为了满足个人的物质享受开始迎合出版商的需要,写了不少粗糙的作品。1916年,他在精神的极度空虚和悲观失望中自杀身亡。

这次出版的长篇小说《铁蹄》,是杰克·伦敦在接近社会主义运动时写成的,寄托了作者的政治理想。书中的主人公有鲜明的个性,故事情节紧凑,结构完整,是杰克·伦敦的代表性作品之一。

编 者

目 录

序 言	1
第 一 章 我的鹰	1
第 二 章 挑战	15
第 三 章 杰克森的胳膊	29
第 四 章 机器的奴隶	40
第 五 章 菲洛玛思俱乐部	48
第 六 章 初见端倪	65
第 七 章 主教的憧憬	72
第 八 章 机器破坏者	79
第 九 章 梦想的数学运算	93
第 十 章 漩涡	107
第 十 一 章 爱的冒险	115
第 十 二 章 主教	123
第 十 三 章 总罢工	134
第 十 四 章 结局的开始	142
第 十 五 章 最后的日子	150
第 十 六 章 结局	155
第 十 七 章 红色的号衣	164
第 十 八 章 索诺马山的阴影	171
第 十 九 章 变形记	179
第 二 十 章 一个失踪的寡头统治者	187
第 二 十 一 章 深渊里咆哮的野兽	195

第二十二章	芝加哥公社·····	201
第二十三章	深渊里的人们·····	213
第二十四章	噩梦·····	226
第二十五章	恐怖主义者·····	232

第一章 我的鹰

和煦的夏风轻拂着红杉林，威尔德河潺潺地流过长满青苔的石头，激荡起阵阵涟漪，奏出悦耳的音韵。蝴蝶在阳光下翩翩起舞，蜜蜂的嗡嗡声似催眠曲般萦绕在耳畔。一切都如此静谧安宁。我坐在那儿，苦苦思索，心神不定。这静谧似梦如幻，正是这静谧使我感到惴惴不安。万籁俱寂，却只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静寂，我屏息静听，调动所有的感官来感受近在眼前的暴风雨的迹象。唉！但愿它不会是过早夭折的早产儿！但愿！^①

我心神不定亦不足为奇。我思前想后，心潮澎湃。以前过惯了紧张激烈的生活，而今的安宁与静谧倒让我感到窒息、压抑。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这场即将爆发的疯狂的大战乱，想到即将降临的死亡和毁灭。我的耳中充斥着罹难者的呼号，我看到——正如我过去所看到的那样^②——美丽可爱的人们受到摧残，那些崇高的灵魂被从肉体中逐出，抛掷到了上帝的面前。为了实现地球上永久的和平与幸福，我们不惜采取杀戮与毁灭的手段，这，便是可怜的人类达到自己终极目标的方式。

这一刻我备感孤独。我没去考虑将来，却忆起了那一度属于我，却永远不再属于我的雄鹰。啊！我的鹰，他用永不知疲倦的双

① 第二次大革命是欧内斯特·埃弗哈德的杰作，当然是与欧洲领导者共同合作的结果。逮捕和秘密处决埃弗哈德是公元1932年春天的大事。不过他为革命所做的准备实在是太充分了。因此他的战友能够处乱不惊，毫无延误地执行他的计划。埃弗哈德被处死之后，他的妻子去了威克·罗宾湖小屋，一座位于加利福尼亚索诺马山的小平房。

② 毫无疑问，此处指的是她在芝加哥公社运动的时候。

翼搏击长空,向着争取人类自由的光辉理想——那曾属于他的太阳飞去。我不可能无所事事地坐等这一伟大事件来临,这是他所开创的事业——尽管他本人无法看到这一天了。他把一生当中最宝贵的时间都奉献给了这项事业,并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是他的杰作,是他成就了这一切。^①

因此,在等待的焦灼间,我才提起笔来写写我的丈夫。在尚在人世的人中,惟有我最了解他,我简直无法用言辞来描述他那崇高的品格。他有一个高尚的灵魂,当我对他的爱升华为广博的人类之爱时,我最大的遗憾就是他不能在这儿亲眼看到明天的黎明。我们决不会失败——他一直为之坚韧不拔地奋斗并对此深信不疑。该死的铁蹄啊!很快,深受压迫的人们就要翻身做主人了。一旦发出号召,全世界的劳动者就会一呼百应,这是亘古未有的事件。有了劳动者团结一致的保证,史无前例的世界大革命一定会爆发。^②

瞧,我的脑海里塞得满满的都是即将发生的事情。从这一想法在我脑海中出现起,我熬了多少个日日夜夜才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一想到爱人我就忍不住会想起这件事——他是整个事件的灵魂,我又怎能把这二者分开来想呢?

我曾说过,惟有我才最了解他的品格。众所周知,他为了寻求自由而艰苦地奋斗,这一点,我深深地知道。在逝去的二十年的紧张岁月里,我始终和他并肩战斗,深谙他的耐心,他的不屈不挠的

① 提到欧内斯特·埃弗哈德,有一点必须指出,即埃弗哈德只是策划第二次革命的诸多能力颇强的领导人之一。如今,当我们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时,这样说比较稳妥:即使他活着领导了这次革命,第二次革命带来的灾难也不会小。

② 第二次大革命实际上带有国际性质。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大得不可能由一个人的天分来独立完成。全世界寡头政权统治下的无产阶级都伺机而动。德国、意大利、法国等都是无产阶级国家——社会主义者的政府。他们愿意为革命提供帮助。他们敢作敢为。正因为如此,当第二次大革命被镇压时,他们也为寡头政权联盟所镇压,社会主义政府也为寡头政府所取代。

努力。他为革命事业无私地奉献,就在两个月前,他还为之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在此处我尽量写得简明扼要,来说明欧内斯特·埃弗哈德如何走进我的生活:我们如何初次相逢,在我爱上他之前他如何成长起来,以及他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多么巨大的变化。这样你们就可以从我的视角来观察他,并了解我所了解的一切。当然,那些我不好意思说出口的涉及隐私和甜蜜的事情除外。

我与他初次相逢在一九一二年二月,那天他应我父亲^①之邀参加晚宴,来到了我们在伯克利的家中。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并不佳。他只是众多赴宴者中的一员,当他出现在我们招呼客人的客厅里的时候,显得非常地不协调。我父亲私下里称那个晚上为“牧师之夜”。当时欧内斯特置身于牧师们当中,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首先,他的着装就不够得体。他穿着一套很不合身的深色料子的成衣,实际上,没有什么成衣可能适合他的身材。那天晚上,他的衣服一如既往地被他结实的肌肉撑得紧绷绷的,宽肩下的前后襟皱皱巴巴的,布满了迷宫般的褶皱。他的脖子健硕粗壮,让人联想到职业拳击手^②。我当时就想,原来这位就是父亲结识的社会哲学家,钉过马掌的人。他肌肉发达,脖子粗壮,的确是貌如其人。我立刻就把他归为奇才一类的人物,我觉得他就是工人阶级当中的盲汤姆^③。

① 阿维斯·埃弗哈德的父亲,约翰·坎尼安,是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教授。他的专业领域是物理。此外,他还进行了大量富有创见的研究工作,也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他对科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对电子的研究及关于物质和能量守恒的不朽著作。他认为,物质和力的基本单位是一致的。这个想法早些时候曾由奥力佛·罗杰爵士及其他钻研收音电唱两用机的研究者提出过,但他们没有拿出证据。

② 那个时候,人们为钱决斗是家常便饭。他们进行徒手搏斗,只要一方被打晕或被打死,胜利的一方就赢钱。

③ 此处暗指一位双目失明的黑人音乐家。在19世纪的后半叶他掀起了一场音乐风暴。

这时候，他竟然走过来和我握手！他用力地紧紧握住我的手，一双黑色的眼睛无畏地注视着我——太胆大包天了。瞧，我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当时还有着强烈的阶级本能。在我的社会圈子中，若有哪个男子胆敢如此无礼，那简直是不可饶恕的。我知道无法避开他的目光，只好垂下眼帘；以至于当我离开他去迎接莫尔豪斯主教时，竟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莫尔豪斯主教是我的好友，一个可爱而又严肃的中年人，他的外表和品德都像基督，同时也是位学者。

不过这种我视为冒昧无礼的大胆是欧内斯特·埃弗哈德的性格本色。他简约、直率、无所畏惧，从不在寒暄客套上浪费时间。“你令我赏心悦目，”很久以后他对我吐露心声，“难道我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欣赏令我赏心悦目的事物吗？”我曾经说过他无所畏惧，他是天生的贵族——尽管事实上他处在非贵族的阵营中。他是超人，是尼采^①笔下的金发碧眼的野兽；此外，他还为民主而热血沸腾。

由于招待其他客人饶有趣味，加之他也没有给我留下好印象，所以很快我就把这个工人阶级的哲学家彻底抛在了脑后，尽管在晚宴上我也注意过他一两次，尤其注意到了他在倾听牧师们逐个地发言时，眼中闪烁的那种光芒。他很幽默，我想。为此我几乎原谅了他那身穿着，可是时间在不知不觉地流逝，晚宴在进行，他却一直缄默不语；而牧师们则滔滔不绝地大谈工人阶级及其与教会的关系，以及教会过去为工人阶级做了些什么，正在为工人阶级做着什么。我注意到父亲很恼火欧内斯特的沉默。一会儿，父亲趁空隙请他随便聊聊，可是欧内斯特耸了耸肩，只说了句“我没什么可说的”，就继续吃他的盐味杏仁了。

① 弗里德里克·尼采是19世纪的一位疯狂的哲学家。他热衷于发现真理，就在生命结束之前，他对人类思维的轮回进行了思考，结果发了疯。

可是父亲没那么容易被拒绝，过了一会儿他说：

“今天在座的就有工人阶级的一员，我相信他会从新颖的视角来为我们展示一些新鲜而有趣的事物，我说的就是这位埃弗哈德先生。”

其他人矜持地表示感兴趣，怂恿欧内斯特阐述他的见解。他们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他表现出极大的宽容和善意。我明白欧内斯特感受到了，而且他还觉得有点儿可笑。他慢条斯理地环顾了一下众人。我看到他眼中闪烁着盈盈笑意。

“我不太习惯教士们谦恭礼让的谈话方式。”欧内斯特开口了，接着停顿了一下，显出谦虚和犹豫不决的样子。

“说吧，”他们催促着。哈默菲尔德博士说：“我们并不介意是什么人的真理。只要态度真诚。”他又补充说。

“那么你是把真理和真诚割裂开了。”欧内斯特旋即笑了起来。

哈默菲尔德博士倒吸了一口冷气，勉强答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小伙子，孰能无过呀。”

欧内斯特的态度瞬间来了一个大转弯，犹如换了一个人似的。

“那好吧，”他回答道，“你们都错了——我就从这句话开始说吧。你们对工人阶级一无所知，甚至比一无所知更糟。你们的社会学就像你们的思维方式一样漏洞百出，一文不值。”

他说话的方式比他所说的内容更有吸引力。初听到他的声音的刹那，我如梦初醒，他的嗓音一如他的话语那样犀利，像嘹亮的号角声震撼了我。他语惊四座，将众人从枯燥乏味、昏昏欲睡的状态中惊醒。

“我们的思维方式怎么就如此漏洞百出，一文不值了呢，小伙子？”哈默菲尔德博士质问道，嗓音和说话的方式中已经显出不高兴了。

“你们是玄学家，可以通过空想来证明一切。如此一来，只要他自己满意，每个玄学家都可证明别的玄学家是错误的。你们是

思想王国里的无政府主义者，是缺乏理智的宇宙缔造者。你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凭着个人愿望和想象而创造的宇宙中。你们并不了解你们身处的这个真实的世界，你们的思想在现实生活中毫无价值，只能归为精神错乱。

“你们可知道，刚才我坐在桌边听你们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的时候想到了什么？你们让我想起中世纪那个年代，全世界的学问们都煞有介事地旁征博引，争论着针尖上到底可容纳多少个天使跳舞这一神乎其神的问题。哦，亲爱的先生们，你们就像一万年前在原始森林里画符念咒的印第安巫医一样，远离了二十世纪的文明生活。”

欧内斯特讲起话来豪情万丈。他神采飞扬，双目如电，炯炯有神。他总是咄咄逼人，这是他特有的方式，总能令人们为之一振。他惯有的重锤一般的攻击方式威力无比，无一例外地会使他们忘乎所以。他们现在就忘乎所以了。莫尔豪斯主教身体向前倾，正专注地倾听着；哈默菲尔德博士的脸上写满了愤怒与恼火。其他人也被激怒了，也有一些人以戏谑而超然的姿态笑看着这一切。而我本人，则觉得这一切有趣极了。我看了父亲一眼，真担心他会为在我们中间放了这样一枚炸弹而咯咯地笑出声来。

“你在闪烁其词，”哈默菲尔德打断了他，“说清楚点儿，你称我们为玄学家，到底是什么意思？”

“称你们为玄学家，是因为你们通过空想来推理，”欧内斯特接着说，“你们的推理与科学的推理背道而驰，得出的结论没有一个是正确的。你们可以证明一切，却又什么也证明不了。你们中没有哪两个人可就任何事达成一致意见。你们人人都沉浸在自己的意识世界里，解释自身，解释宇宙，而由意识来解释意识就像一个人要把他自己举起来一样可笑。”

“我不明白，”莫尔豪斯主教说，“在我看来思维的一切都是空

想的。所有科学中最精确、最令人信服的数学，就绝对是空想的。你肯定同意我的看法，对吧？”

“正如你所说的，你并不明白，”欧内斯特回答道，“玄学家从主观出发进行演绎推理，而科学家由经验事实进行归纳推理；玄学家的推理是从理论到事实，科学家的推理是从事实到理论；玄学家们自己解释宇宙，而科学家由宇宙来解释自身。”

“谢天谢地，我们没有成为科学家。”哈默菲尔德颇为洋洋得意地说。

“那你们是什么？”欧内斯特追问道。

“哲学家。”

“你又来这一套了，”欧内斯特笑着说，“你把这个词当做了飞机，坐着它离开了脚下坚实可靠的土地，又飞上天了。拜托你赶快回到地上来吧，确切地告诉我你所指的哲学是什么。”

“哲学是——，”哈默菲尔德博士停顿了一下，清了清嗓子。“是指一种除了对那些具有哲学头脑和天赋的人之外无法彻底说得清楚的东西。而那些只知埋头于实验，见识短浅的科学家是不可能理解哲学的。”

欧内斯特对这种冷嘲热讽不屑一顾。他一贯的做法是反戈一击，现在他如是做了。他面带笑容，语气平和：

“那你要理解我为哲学下的定义，绝对不成问题。但是在下定义之前，我要向你挑战，请你指出其中的错误，否则就请保持玄学家的沉默。哲学就是范围最广的科学，其推理方法与任何其他专门的科学及所有专门的科学相同。同样，通过归纳的推理方法，哲学将所有专门的科学综合成一门伟大的科学。斯宾塞曾经说过，任何专门科学的知识都是统一的知识的一部分。哲学使所有的科学知识成为统一体。因此我们可以说，哲学是科学的科学，是最重要的科学。你觉得我的定义怎么样？”

“佩服，佩服。”哈默菲尔德博士咕哝道，他妥协了。

可欧内斯特从不心慈手软。

“记住，”他警告说，“我的定义对空想派而言是致命的。如果此时你无法指出我定义中的缺陷，你今后就没有资格再提玄学的观点。你必须竭尽全力去寻找那种缺陷，在你没找到缺陷之前，请保持你玄学家的沉默，直到你发现那种缺陷为止。”

欧内斯特等待着，沉默令人窒息。哈默菲尔德博士非常尴尬，他陷入了迷惘之中。欧内斯特来势汹汹的进攻使他方寸大乱。他并不适应这种简洁直接的谈话方式。他环顾四周，以求助的眼神看着大家，但无人响应。我发现父亲在用餐巾纸掩着嘴偷偷地笑。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让玄学家们的说法不攻自破，”在使哈默菲尔德博士丢尽脸面之后，欧内斯特接着说。

“那就是从他们的所作所为来评价他们，除了编织不切实际的幻想，吹嘘自己是上帝的追随者之外，他们为人类贡献了什么？我承认，他们增添了人类的欢乐，可是他们为人类谋取了什么实际的利益没有？他们空谈哲理（请原谅我误用这一词），他们说心脏是情感的源泉，而科学家们则系统地阐述血液循环；他们大放厥词，把饥荒和瘟疫称为天谴，而科学家们在建造谷仓和疏通城市积水；他们按照自己的品味来塑造上帝，而科学家们则发现了美洲，探索外层空间的星球及星球运行的规律。简言之，玄学家对人类毫无贡献可言。面对科学的发展，他们渐渐地落伍了。一旦科学确定的事实推翻他们对事物的主观臆断，他们就对事物又做出新的主观臆断，包括对最新确定事实的解释。他们还会故伎重演，直到世界末日——对此我毫不怀疑。先生们，玄学家是巫师，你们与那些创造了皮毛裹体、茹毛饮血的上帝的爱斯基摩人的不同不过是几千年确定的事实的不同。我的话说完了。”

“可是亚里士多德学说统治了欧洲一千二百多年，”巴林福德博士炫耀地说，“而亚里士多德就是一个玄学家。”

巴林福德博士看了看大家，有人点头称是，有人赞许地微笑。

“你说得很不恰当，”欧内斯特回答，“你指的是人类历史上非常黑暗的一个时期。实际上我们称之为黑暗年代。在这一时期科学被玄学家弄得乌烟瘴气。物理学成为哲学探索史上的点金方，化学变成了炼丹术，天文学则变成了星相占卜。可悲的亚里士多德学说啊！”

巴林福德博士一副痛苦的表情，但他随即强打精神说：

“我承认你所描绘的这幅恐怖的画面，可是你必须承认，正是玄学本质上引导人类走出了这一黑暗时代，并引发了随后几个世纪的辉煌。”

“玄学与此无关。”欧内斯特反驳说。

“什么？”哈默菲尔德博士喊道，“难道不是想象与推测开辟了发现的通途吗？”

“啊，亲爱的先生，”欧内斯特微笑着说，“我认为你没有发言权，你没能挑出我为哲学下的定义中的瑕疵，因此目前你没有实在的根基，但这正是玄学派的方式，我原谅你。是的，我重申，玄学与此无关。是奶油面包、丝绸珠宝、黄金白银以及到印度的陆上交通线的中断，刺激了航海探险。一四五三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土耳其切断了旅行者去印度的通道。欧洲商人无奈只得另寻他途，这是航海探险的诱因。哥伦布为发现通往印度的新路线而航海，所有的历史书中都如是说。顺便说一句，通过航海，人们也了解了地球的本质、大小、形状，托勒密天动学说体系也逐渐销声匿迹。”

哈默菲尔德博士在一旁嗤之以鼻。

“你不赞成是吗？”欧内斯特问，“那么我错在何处？”

“我只能重申我的立场，”哈默菲尔德博士反唇相讥，“要说到现在，那可就说来话长了。”

“对科学家而言，永远不会有说来话长一说，”欧内斯特温和地说，“这就是科学家声名远扬，哥伦布到达美洲的原因。”

我不会通篇描述整个晚上，尽管对我来说，回忆最初时刻逐渐